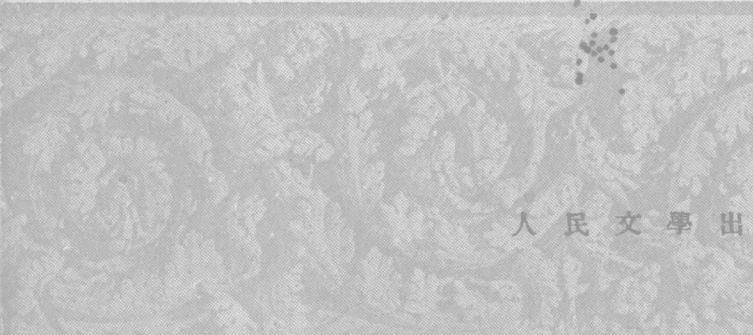


# 開不敗的花朶

馬  
加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文藝建設叢書

開不敗的花朵

馬加 著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

• 編 委 •

丁玲 老舍 艾青 趙樹理 李伯釗  
田間 陳企霞 厂民康 濯蕭殷

人民文學出版社

總 59 建 12 32 開 153 定價頁

---

## 開不敗的花朶

馬 加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〇年十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

一九五二年二月北京重排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二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

京 7001—17000

定價 5,200 元

##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夠推動文藝運動的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人民文學出版社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五月梢，在蒙古草原上，到處都是開不敗的花朵。

這裏是東科爾沁中旗大草原，一望無邊。

響晴的天頭，天空瓦藍瓦藍的，連一絲一掛的雲彩也沒有，燕子在半空飛着，鵝鵬唱着歌。

地上是一片嶄新嬌綠的草色。在草棵子裏，開放了藍色的馬蘭花、粉色的喇叭花、小瓣的貓眼睛花、素淡的野菊花。風吹過來，簇簇的五花雜草全在點頭哈腰，車轆轤菜尖又尖，狼尾巴草挑起了小旗。

有四輛膠皮車，出了通遼縣城，朝西北方向走。車把耍着鞭子，馬耍歡，膠皮輪子在草上壓了淺淺的溝。

車上坐着三十多個人，有軍事幹部、羣衆工作幹部、婦女幹部、文藝幹部，另外

有十幾個隨身帶的警衛員，他們是四月末從張家口出發的，準備到東北來工作，創造新解放區。經過一個月的行軍，時局發生很大的變化，五月下旬到了通遼，才知道四平已經撤退，從通遼到開通的鐵道給掐斷了，到哈爾濱東北局去，只有通過東科爾沁旗的大草地。

從通遼到瞻榆縣，中間有二百多里大草甸子。人地生疎，情況又不熟。聽說前幾天，蔣介石派白雲梯到內蒙進行活動，勾結地主武裝，陰謀叛變，隨時都可能爆發一場叛亂。大家心裏明白：這次行軍是很危險的。但是，全體幹部都下了決心，誰也不願意留在通遼。

領隊的是曹團長，在陝北參加過土地革命，在前方打過日本，也打過國民黨反動派，是一個有膽量、有主意、戰鬪經驗非常豐富的人。打仗的時候，眼睛一立，就下了決心。打完了仗，把望遠鏡一擱，大紅臉一揚，和同志們嘻嘻哈哈的開着玩笑，大家和他在一起，都覺得心裏托底，也有了膽子。

曹團長心裏怎樣盤算呢？他想：內蒙古自治聯合會已經開過了會，烏蘭夫主席作了政治報告，東蒙西蒙聯合一體，爲了鎮壓反革命活動，阿思根把蒙古騎兵集中到通遼

一帶。有一小隊蒙古騎兵，給幹部隊作嚮導，再加上幹部隊本身攜帶的武裝，六支大槍和二三十支短槍，覺得問題並不太嚴重。他很有信心，一定能夠把幹部隊帶到東北局去。

車輪子在草地上輕輕的滾，車不沾土，馬蹄子不沾地，一猛勁，就跑一截子地。四輛大車，全放開了長溜，中間隔着草棵子。前邊的蒙古馬露着白耳梢，啾啾的叫喚。

甩手無邊的東科爾沁中旗呵！前無邊，後無岸，中間是一片草海。

曹團長在華北堅持過抗戰，從呂梁山轉到太行山，後來到陝北，到平西，到熱河。七八年天氣，都在山裏和敵人兜圈子，真有些膩了。現在，他看見了這大片平坦的草原，眼睛敞亮，心情愉快，渾身上下都覺得輕鬆。他吸了一口氣，野草是那麽清香，淡淡的冲着鼻子。他摘下了圖囊，胳膊觸着旁邊黑鬍碴子的王耀東說：

『老王，你看，這是多大一塊草原呵！』

王耀東穿着一套灰溜溜的舊軍衣，敞着風紀扣，露着粗布襯衣領子。軟帽遮上套着一副毛邊的玻璃風鏡，遮着窄腮幫子和大顴骨，顯出風塵滿面的樣子。他的眼睛盯



盯的望着草地，他是怎樣希罕這草地呵！他記得小時候在草地上放過馬，割過草，捉過蝸蠃，打過螞蚱。現在他真想在草地上打一個滾。曹團長用胳膊觸他，彷彿蚊子叮了他一下。

『老曹，你走吧！從西滿到南滿，從南滿走到北滿，盡是大平原。』

曹團長問：『哈爾濱附近，也是平原麼？』

『一路上你看不到山的。』王耀東笑了笑，揚着手背說：『甚麼也擋不住我們。』

這裏鐵路四通八達。我們到開通坐上火車，有兩天功夫，就到東北局了。』

『這裏真是好地方。』

『東北是我們革命的寶庫。』

『老王，到東北局，你想做甚麼工作？』

王耀東很自然的說：『聽從組織分配。』

曹團長知道王耀東一直在軍區裏工作，他從這方面來考慮問題。

『我相信組織上還會讓你幹這一行，蔣介石來進攻我們，我們幹軍事的，就閒不

下。』

曹團長哈哈的笑起來，紅臉蛋晒得快冒油了。脖子上套着望遠鏡的小皮帶，車一顛簸，那小皮帶上下一抽一動。這時候，大車走進一片高草地裏，蒿子溜馬腿肚子深，洋鐵葉子打着車轆轤沙沙的響，王耀東從曹團長那裏轉過身子，用手拍着旁邊一臉和氣的劉羣，他是一個縣委裏的組織部長。

『老劉才吃得開呢！不發動羣衆，軍隊就不能打勝仗。』

劉羣有一種樸素接近人的作風。別人言語碰到他，他也不惱怒。他說到別人，別人也不覺得傷人。

『發動羣衆，要讓一半給女同志，林秀，你不反對我的話吧！』

林秀聽到有人叫她，她從車後尾轉過臉來，露出紅的顴骨，圓下顎和高鼻子。兩隻大眼睛望着草地的一片鮮花，彷彿在思想甚麼。曹團長看她沒有出聲，打趣說：

『林秀一定考慮做婦女工作。』

林秀眨眨眼睛，沉靜的問：『爲甚麼？』

『爲甚麼？女同志嘛！』

林秀不服氣的搖了一下頭：『女同志爲甚麼不能做旁的工作。』

大車朝着西北方向走，車把揚着鞭子。膠皮轆轤在草地上滾。曹團長想了解蒙古的地理，問王耀東說：

「咱們是朝達爾罕王府走麼？」

王耀東老練的說：「不走達爾罕王府，一會拐向東北賈家營子去了。」

「老王，這裏你全熟悉麼？」

「這是家邊子道，地上每一朵花，我都能叫出它的名字。」

「哈哈，老王，你真是一個東北人。」

這時候，有一個青年，騎着一匹小青馬，揹一支槍，扯着馬嚼子，滾到車廂跟前，和王耀東認了老鄉：

「王副團長，你也是東北人，咱們是老鄉呢！」

這個青年是西滿軍區的一個班長，姓趙，大家管他叫趙班長。他到通遼出勤務，跟着幹部隊回西滿軍區。想不到路上碰到了老鄉，又是從關裏來的老幹部，心裏覺得親切，語言也特別多：

『王副團長，你有多少年沒回家了？』

王耀東摸了摸黑鬍碴子，望望趙班長紅鮮鮮的臉蛋，一邊想，一邊說：『打「九一八」算起，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年頭可不少啦！』

趙班長仰起臉，講他自己的情形說：『我今年二十歲，「九一八」那年，是一個五歲的小孩子，甚麼也不知道。聽說日本人佔了北大營，跑到大街上看膏藥旗，糊里糊塗當了亡國奴。』

王耀東說：『那時候，我在北大營當排長。』他想起當時『九一八』的情景，又

是感慨，又是恨：『日本人往我們頭上擲砲彈，死的死，傷的傷，不死不傷的人都急得直躁腳，想拚一下刺刀。可恨那個蔣介石混蛋，給張學良打電報，左一個不抵抗，右一個不抵抗。我們一生氣，就拉出了東山嘴子，後來參加了平東洋義勇軍。』

趙班長眨眨眼睛，想起了一件事：『我聽老人說，平東洋打到瀋陽城外八十里。把日本人嚇壞了，六月裏割了高粱，鐵道兩旁截了樹。老人說是「滿洲國」的劫數。』太陽猛熱，四外風平浪靜。草原上蒸發出一股苦辣的草氣味，到處飄蕩。鵝鵬在天空飛來又飛去。花叢裏，逗留着紅翅膀的蝴蝶。

趙班長擺着囁子，提起韁繩，讓他的小青馬追上了大車，湊近了王耀東說話：『你出去以後，一直沒有回家？』

王耀東正在抽着旱煙，望着煙袋鍋裏的火星子，皺了皺眉毛。

趙班長只顧扯着馬囁子，追着車，好像沒有看到王耀東的臉色，一直往下說：

『這些年變化可大了！』

王耀東順嘴問：『瀋陽總站還是那個樣子麼？』

趙班長說：『它的南邊修了市公署，四層大樓。』

王耀東望着小伙子們的臉，感觸的說：『我離開瀋陽的時候，那裏還是一片空場呢！』

『皇姑屯和瀋陽也聯起來了，過了三孔橋，全是一片房子。』

『我離開家的時候，那時也是一片空場。』

『鐵西區你也不知道吧！』

『不知道。』

『那裏全是日本人後蓋的工廠。』

『有多少工廠？』

『有多少工廠，我也不知道。工廠煙囪像一片樹林子。』

曹團長笑着說：『那都是我們的，到了全東北解放的一天，說不定我們還要改行。』

車上的人們聽見他們談的話，都很興奮，不出一聲。劉羣覺得到東北來，碰到甚麼東西都是新鮮的，提到東北的工廠，使他羨慕不已。林秀的心情也是異常興奮的，沒有來東北之前，她的腦子裏已經裝滿了大豆高粱，森林煤礦，再加上鐵路的網，樹

林子似的煙囪，把她的美麗的想像力更豐富起來。她希望車把趕快抽着牲口，恨不得一下子到了東北局。

王耀東一邊抽旱煙，一邊和小伙子談話，彷彿在享受一種快樂，見了家鄉人，又問長又問短：

『瀋陽小河沿還熱鬧麼？』

『熱鬧，它的後邊不是達爾罕王府麼！』

曹團長插着問：『達爾罕王府不是在草地上麼？誰把它搬了家！』

王耀東回答說：『有兩個達爾罕王府，一個在東科爾沁中旗，一個在瀋陽小河沿。』

趙班長問王耀東：『你記得不記得，張大帥府在瀋陽小南門裏。』

『張作霖和達爾罕王還有親戚呢！』

王耀東講完了，又抽一袋旱煙。趙班長放開嗓子，從從容容的，任着馬的性子走，快就快，慢就慢，牲口勒草葉子吃，也不搗。車上的人呢，都喜歡聽故事，剛到東北來，好像甚麼都是新奇的。曹團長幾次搶着王耀東的煙袋，讓他說：

『你講下去吧！達爾罕王是幹甚麼的？』

王耀東順手放下了煙袋，對車上的人說：『內蒙有四十八家王子，達爾罕王是四十八家王子的頭子。』

『他是一個大封建頭子！』劉羣加上這個政治名詞。

『老劉！你說對啦！』

『大封建頭子，一定會享受。』

王耀東咧着嘴，苦笑了一下：『那还用說麼！達爾罕王可神氣啦！吃着猴頭燕窩、山珍海味，喝北京的虎骨酒，抽熱河的大煙土。他的老婆戴着珍珠翡翠。他們自己吃喝樂不算，還養着一羣喇嘛，給他們念經禱告。不當喇嘛就給他們牧馬，種地。草地上搭着王爺的窩棚，有了收成，都要給王爺納貢。』

曹團長笑着臉說：『我聽說有靠山吃山的，還有靠着草地吃喝的。』

王耀東說：『後來，達爾罕王揮霍過度，就不濟了。他把通遼這一帶草地賣給張作霖，開墾牧場。張作霖興屯墾軍，用皮鞭子撻蒙古人搬家，牛羊給搶光了，牧場賣光了。』



劉羣聽得生了氣，捏着拳頭，在車廂上擂了一下，出了一口氣：

『張作霖純粹是大漢族主義！』

曹團長在旁邊說：『他和蔣介石一模一樣。』

『真像一個媽養的。』

『照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的說法，早把蒙古民族取消了。』

膠皮車顛了幾顛，過了一片土包，走到西拉木倫河跟前了。車把叻喝着牲口，停下車，人們從車上跳下來，望望後面的草地，趙班長騎着小青馬，慢慢的走來，拉了一截子地。